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補 序

序（一） 曰：出三界，則情根盡，離聲聞緣覺，則妄想空。又曰：出三界，不越三界；離聲聞緣覺，不越聲聞緣覺；一念著處，即是虛妄。妄生偏，偏生魔，魔生種類。□倍正覺，流浪幻化，彌因彌極，浸淫而別具情想，別轉人身，別換區寓，一彈指間事。是以學道未圓，古今同慨！

曰：借光於鑒，借鑒於光，庶幾照體嘗懸，勘念有自；乃若光影俱無，歸根何似？又可慨已！

補《西游》，意言何寄？作者偶以三調芭蕉扇後，火焰清涼，寓言重言，以見情魔團結，形現無端，隨其夢境迷離，一枕子幻出大千世界。

如孫行者牡丹花下撲殺一千男女，從春駒野火中忽入新唐，聽見驪山圖便想借用著驅山鐸，亦似芭蕉扇影子未散。是為「思夢」。

一墮青青世界，必至萬鏡皆迷。踏空鑿天，皆由陳玄奘做殺青大將軍一念驚悸而生。是為「噩夢」。

欲見秦始皇，瞥面撞著西楚；甫入古人鏡相尋，又是未來。勘問宋丞相秦檜一案，斧鉞精嚴，銷數百年來青史內不平怨氣。是近「正夢」。

因葛儺宮，散愁峰頂，演戲、彈詞，凡所閱歷，至險至阻，所云洪波白浪，正好著力；無處著力，是為「懼夢」。

千古情根，最難打破一「色」字。虞美人、西施、絲絲、綠珠、翠繩娘、蘋香，空閨諧謔，婉變近人，艷語飛颺，自招本色，似與「喜夢」相鄰。

到得蜜王認行者為父，星稀月朗，大夢將殘矣；五旗色亂，便欲出魔，可是「寤夢」。

約言六夢，以盡三世。為佛、為魔、為仙、為凡、為異類種種，所造諸緣，皆從無始以來。認定不受輪迴、不受劫運者，已是輪迴、已是劫運；若自作，若他人作，有何差別？

夫心外心，鏡中鏡，奚啻石火電光，轉眼已盡。今觀□六回中，客塵為據，主帥無皈，一葉汎汎，誰為津岸？

夫情覺索情、夢覺索夢者，了不可得爾。閱是《補》者，覓火焰中一散清涼，冷然善也。

辛巳中秋疑如居士書於虎丘千頃雲

序（二）

予游鶯湖，得見此本於延州來氏。原本略有評語，以示我友武陵山人，山人曰：「未盡也。」間疏證一二，以示一道人，道人曰：「嘻！猶未盡。」乃復加評閱考論，而刪存其原評之中款者；猶以為未盡，不得知悟一子之詮《西游記》也。予曰：「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，讀者隨所見之淺深，以窺測古人而已，奚所謂盡者？《西游》借釋言丹，悟一子因而暢發仙佛同宗之旨，故其言長。南潛本儒者，遭國變，棄家事佛；是書雖借鏡《西游》，實自述平生閱歷了悟之跡，不與原書同趣，何必為悟一子之詮解。且讀書之要，知人論世而已。今南潛之人與世，子既考而得之矣，則參之是書，性情趣向，可以默契，得失離合之間，蓋幾希矣。若夫不盡之言，不盡之意，邈然於筆墨之外者，此則其別有寄托，而不得以於作書之故，豈可以穿鑿附會，而自謂盡之？道人曰：「書意主於點破情魔；然《西游》全書，可入情魔者不少，何獨托始於三調芭蕉之後？」曰：「南潛易發，因見杏葉而悟黃鐘之度。《西游》言芭蕉扇，小如杏葉，展之長丈二尺；或有所觸，遂托始於此。」道人笑曰：「其然；此亦不可盡之一證也。」他日，將授之梓，而請序於予，因書其語以貽之。

癸丑孟冬，天目山樵識

西游補答問

問：《西游》不闕，何以補也？

曰：《西游》之補，蓋在火焰芭蕉之後，洗心掃塔之先也。大聖計調芭蕉，清涼火焰，力過之而已矣。四萬八千年俱是情根團結。悟通大道，必先空破情根；空破情根，必先走入情內；走入情內，見得世界情根之虛，然後走出情外，認得道根之實。《西游》補者，情妖也；情妖者，鯖魚精也。

問：《西游》舊本，妖魔百萬，不過欲剖唐僧而俎其肉；子補《西游》，而鯖魚獨迷大聖，何也？

曰：孟子曰：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

問：古本《西游》，必先說出某妖某怪；此敘情妖，不先曉其為情妖，何也？

曰：此正是補《西游》大關鍵處。情之魔人，無形無聲，不識不知；或從悲慘而入，或從逸樂而入，或一念疑搖而入，或從所見聞而入。其所入境，若不可已，若不可改，若不可忽，若一人而決不可出。知情是魔，便是出頭地步。故大聖在鯖魚肚中，不知鯖魚；跳出鯖魚之外，而知鯖魚也。且跳出鯖魚不知，頃刻而殺鯖魚者，仍是大聖。迷人悟人，非有兩人也。

問：古人世界，是過去之說矣；未來世界，是未來之說矣。雖然，初唐之日，又安得宋丞相秦檜之魂魄而治之？

曰：《西游補》，情夢也。譬如正月初三日夢見三月初三與人爭鬥，手足格傷，及至三月初三果有爭鬥，目之所見與夢無異。夫正月初三非三月初三也，而夢之見之者，心無所不至也。心無所不至，故不可放。

問：大聖在古人世界為虞美人，何媚也？在未來世界便為閻羅天子，何威也？

曰：心入未來，至險至阻，若非振作精神，必將一敗塗地，滅六賊，去邪也；刑秦檜，決趨向也；拜武穆，歸正也。此大聖脫出情妖之根本。

問：大聖在青青世界，見唐僧是將軍，何也？

曰：不須著論，只看「殺青大將軍、長老將軍」此九字。

問：□二回：「關雎殿唐僧墮淚，撥琵琶季女彈詞」，大有淒風苦雨之致？

曰：天下情根不外一「悲」字。

問：大聖忽有夫人男女，何也？

曰：夢想顛倒。

問：大聖出情魔時，五色旌旗之亂，何也？

曰：《清淨經》云：「亂窮返本，情極見性。」

問：大聖見牡丹便入情魔；作奔壘先鋒便出情魔，何也？

曰：斬情魔，正要一刀兩段。

問：天可鑿乎？

曰：此作者大主意。大聖不遇鑿天人，決不走入情魔。

問：古本《西游》，凡諸妖魔，或牛首虎頭，或豺聲狼視；今《西游補》□六回所記鯖魚模樣，婉變近人，何也？

曰：此四字正是萬古以來第一妖魔行狀。

